

文學初步讀物

一架彈花機

馬 烽 著

何惟志插圖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作者介紹

馬烽，山西人，生於一九二二年。因家貧，小學沒有畢業。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戰爭爆發，他才十五歲，便參加了抗日部隊，第二年當了宣傳員，學習上非常努力。後來給晉綏大眾報當通訊員，以後又到這個報社裏面工作，當了主編。這個時期，他和西戎合作，寫了呂梁英雄傳，發表後很受羣衆歡迎，並已拍成電影。他的短篇小說除了一架彈花機外，還有村仇、結婚等，都很著名。

一架彈花機

一

張家莊有個耍手藝的，名字叫有有，彈得一手好棉花。村裏人對耍手藝的人有個習慣稱呼：不管你是泥、木、鐵匠那一行道，姓甚就稱甚師傅。有姓宋，人們自然都稱宋師傅。

宋師傅是個五十來歲的老頭，他老伴死的早，如今家裏只有他和一個十八歲的閨女。閨女名字叫小娥，家裏地裏營生都會做，長得也像模像樣，和宋師傅的徒弟張寶寶很相好，兩個正在鬧自由戀愛。這事雖然沒和宋師傅公開講過，但是宋師傅也看出點苗頭來了，他親疼小娥，也喜歡寶寶，因此對這事滿心願意，有時還故意騰個空空，讓他們去談談說說。

宋師傅是個頂喜歡耍笑的人，愛和人們開個玩笑逗個趣，村裏不管大人小孩都很喜歡他。不管甚地方，只要有了宋師傅，就特別顯得熱鬧了。因為

他經常沾着滿身棉花毛，人們就給起了許多外號：什麼『老棉花』啦，『棉花姑娘』啦的一大堆。但不管你叫他個甚，宋師傅也應承。有時遇到年輕姑娘們叫他『棉花姑娘』，他就一手卡着腰，一手托着腮巴，嗽聲嗽氣地說道：『小妹妹今年十八歲，要自由找個好對象！』一面說着，一面就往她們跟前扭，總要逗得姑娘們笑得喘不過氣來，他才滿意地走開。

頂有意思的一次是去年（一九四九年）五月間。那時太原解放了，村裏開完慶祝大會以後，人們正在戲場裏圍成一圈看村劇團扭秧歌，忽然跑來個穿着大紅襖的怪物，原來就是宋師傅。只見他鬍子剃得光溜光，塗着一臉白麵，耳朵上吊着兩個紅辣椒，一手抱着捲白棉花，一手拿着個彈花錘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擠進場子裏就嗽着聲唱道：

打下太原人人歡，

好像肚裏抽去根椽。

彈花錘，忙又忙，

彈花弓，蹦蹦響，

哎喲，喲喲喲，

小妹妹努力鬧生產！

這歌子是他自己臨時編的。他一面唱，一面就插進秧歌隊裏穿來穿去亂扭，並且還搖頭擺尾出洋相。這下可把看熱鬧的人笑壞了，有的笑得前仰後跌；有的笑得鼻涕眼淚糊下滿臉；連秧歌隊的演員們，也都笑得蹲在地上直不起腰來了。

那時，他女兒小娥也在秧歌隊裏，笑得倒在別的女演員身上，喘着氣說道：『爹，你不要缺德啦！』宋師傅也笑着對小娥道：『當女子的管起爹來啦！許你們年輕人高興，不許俺老漢高興！』說着又扭開了。……

太原一解放，整個山西成了太平世界。張家莊的人們用不着抬擔架、服軍勤了；也不要空室清野、站崗放哨了。埋在地裏的糧食也刨出來了。有的合夥買牲口，有的變工開伏荒，都一心一意鬧生產。村外沿河邊平地裏的幾百畝棉花，往年只鋤兩三遍，今年人有了空，都是六七遍的鋤，下得辛苦大，棉花比那一年也長得好。

剛開始摘頭遍花，好多人家就來找宋師傅。這家說：『宋師傅，今年要先給我彈！』那家道：『宋師傅，咱們可一言為定了，早些給我彈！』

宋師傅對誰家也應承，反正這村裏彈花的只有他和張寶寶兩個，左來右去是他師徒二人。

連着幾天，兩個人忙着把東房空屋打掃乾淨，把彈花弓的弦上起，就準備要動手了。

一天，二蛋娘來找宋師傅，這人也是個愛說愛笑的老太婆，一進門就嘻嘻笑笑地說道：『老棉花，你今年要不先給老娘彈，老娘可不答應你！』宋師傅道：『顧不上給你彈，俺要上太原去啦！』二蛋娘道：『真的？你上太原做甚去？』宋師傅道：『去給你買幾朵大紅花，讓你這老娘們也戴上風流風流！』二蛋娘笑着罵道：『你這個死鬼！你這個死鬼！』

小娥見二蛋娘一進門，就紅着臉躲到院裏去了。二蛋娘說笑了一陣，便一本正經地說道：『我是給你家說媒來了！』宋師傅道：『給你說，還是給俺說！』二蛋娘道：『不要胡扯了。給你家小娥說。他們倆甚也都商量好了，拉我出來向你這老丈人打通關節，這喜酒是喝定了！』宋師傅一聽這話，早知道是指寶寶和小娥的事，但他故意問道：『你說的是誰家小子？』二蛋娘道：『你不要裝糊塗了！難道你還沒有看出平素他們的形容舉動來？就是你

的大弟子寶寶呀！」宋師傅又故意搖了搖頭說：「這門親事我不願意。」二蛋娘急得道：「看你這個老頑固！如今時興自由婚姻，人家小兩口已經願意了，你還要挑三揀四。寶寶那可是打上燈籠也找不到的好女婿，又老實又忠厚，以前當民兵分隊長多積極！村裏人誰不說是好後生。再說師傅當丈人，親上加親，你把手藝都捨得傳給他，閨女就捨不得嫁給他了？」二蛋娘把寶寶的好處數了一大片，宋師傅只是故意搖頭，最後看着二蛋娘急得快生氣了，這才說道：「俺早八輩子就願意了。早就籌劃今冬天要成全這件喜事。用你來多這些嘴！」二蛋娘笑着罵道：「把你個老棉花，害得老娘把嘴也說乾了！」

小娥和寶寶訂婚的事，很快就傳遍了全村，人們都說這可是一對好夫妻。小娥和寶寶倆喜歡得更不用說了。宋師傅本來就是個快活人，如今辦妥了閨女的終身大事，再加上預約彈花的主顧一天比一天多，因此更加愛說愛笑了。人們一提到小娥的親事，他就咧開嘴笑着說：「俺就這麼個閨女，今冬天彈完花，熱熱鬧鬧辦場喜事！」有時遇到老太婆們也要撩逗撩逗。可是誰也沒有想到，過了不久，正當開始彈棉花的時候，宋師傅的脾氣

忽然變了，簡直成了另外一個宋師傅，見了人不要說開玩笑，輕易連話也不說了。眉眼經常惱得怕人，誰再敢喊他的外號，他就狠狠瞪幾眼，並說道：『老子可不是好欺侮的！』特別是有人提到小娥的親事的時候，宋師傅更加生氣了，總是兇聲兇氣地說道：『俺根本就不認可這門親！』

二

說起宋師傅性情的改變，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，必須起根由頭講一講：

這村裏有一座合作社，就在宋師傅家前院裏。這座院子當初是一家地主的，土地改革以後，裏院分給了宋師傅和另外一戶沒房的人家，前院就由合作社佔了。合作社開辦已經有幾年了，除了販賣日用品，推銷土產外，還有一架軋花機。每年村裏人家收下棉花以後，都是先送到合作社軋了籽，便交給宋師傅和張寶寶去彈。

太原一解放，合作社也隨着擴大業務，捎帶還跑運銷。七月底，合作社主任張老大去太原辦貨，因為怕一個人照顧不過來，就約張寶寶一塊去。張

寶寶和宋師傅商議，宋師傅說：『去就去吧，年輕人們也出去撞撞碼頭，見見世面。答應下彈的花，我先趕着彈吧！』

張寶寶和張老大，趕着兩頭牲口，馱着糧食，走了有半個多月，就從太原把貨辦回來了。

那天，合作社院裏真像唱戲趕會一樣熱鬧，全村男女老少進進出出，都來看從省城裏辦回來的貨物。有的問洋火多少錢一盒；有的問顏料多少錢一錢；還有的問省城裏怎個熱鬧，火車汽車是個甚麼樣子……

最惹人注意的，是新買回來的一架機器。好多人把這架機器包圍起來了，有的摸摸這，有的看看那，誰也弄不清這是件什麼怪物。各種各樣的問題又來了，張老大被問得答覆不過來了。最後乾脆站到台階上講演開了。

他告訴大家說：這是一架彈棉花的機器，一天就能彈二三百斤花，比彈花弓要快十來倍，有了這架機器，彈花可不要發愁了。並且最後說道：『這彈花機是貿易公司貸給咱的，以後只要交他們些豬鬃啦、雞蛋啦，就成了。這可就是區上同志們講的那話：這就叫城鄉互助嘛！』好多人又都急得問開了，有的道：『機器能彈花？這是真事假事？』有的道：『這機器誰會使

用？」張老大道：『這還能假了，我們在太原親眼見人家彈來着，要不也不買。咱們寶寶已經學會彈了！』

好多人又把寶寶包圍起來了，有的數機器上有多少螺絲釘，有的問怎樣彈法……一些年輕人們高興地說道：『區上同志們常說，蘇聯做甚也使機器。咱們如今彈花也使上機器了，過幾年種地再使上機器，快要成了蘇聯啦！』

這天，宋師傅也到前院裏來了，看了看彈花機，便蹲在一旁抽烟。好多老年人都圍着宋師傅，他們知道宋師傅彈花是老行家，問他機器能不能彈。宋師傅搖了搖頭說：『彈花，彈花，從老輩子手裏傳下來就是用弓彈。你們誰見過機器彈花？』二蛋娘接上說道：『聽也沒聽說過，張老大說得天好我也不憑信。老棉花，反正我的花是你包彈了！』另外一些人也議論道：『就算機器能彈，誰知道彈成個甚樣子！』『等着看吧，看他們鬧個甚下場！』

這天晚上，人們散了以後，張老大和寶寶到裏院來看宋師傅。寶寶還給宋師傅從太原捎回一斤點心來。大家先談說了一些太原的情形，便談到了彈棉花的事情上，張老大道：『宋師傅，我看你也學着用機器吧，還是你師徒

倆合夥。』宋師傅笑了笑，搖了搖頭說：『我不憑信那些玩藝，咱憑的是手藝！』張老大道：『你那彈花弓可是背時了。』接着便講了許多彈花機的好處，寶寶也勸宋師傅學使用機器，說了半天，宋師傅直搖頭。特別是聽了寶寶的話，心裏老大不高興；他覺得寶寶有點忘本，把自己苦心教給的手藝丟開不管，硬要去弄什麼機器，走那些斜門。當時真想數說他幾句，但礙着張老大的面，不好講什麼，最後只是說道：『這樣說你是不和俺合夥彈了？好吧！你就用你那機器，俺還是用俺的彈花弓！』這天晚上，就這樣散了。

合作社買來彈花機以後，整個村子都不安了。連着幾天，村裏到處都在談論這件事，人多口雜，說什麼話的人也有。

這時，合作社的軋花機早已經開始軋籽花了，張老大整天忙着向各家攬彈花生意，講機器彈花怎樣快，怎樣怎樣好，如何如何少花工錢。但是不管說得如何好，還是沒人把花送到合作社去彈，大家都相信宋師傅，誰知道機器把花彈成個甚樣子？誰也不願意去做這件冒險買賣。

後來，張老大把他家的棉花拿到合作社去了。寶寶開始試驗機器彈的那幾天，合作社院裏又像唱戲趕會一樣了：有來看熱鬧的，有來看稀奇的，還



宋師傅說：“好吧！你就用你那機器，俺還是用俺的彈花弓！”

有的拿着宋師傅彈下的花，和機器彈下的比較，看究竟那個彈得勻，那個彈得好。這樣亂了幾天，慢慢也有人把棉花送到合作社彈來了。

開始，雖然村裏有了一架彈花機，但宋師傅的生意並沒有因此減少。他是有名的老把式，彈得花均均勻勻，蓬蓬鬆鬆，沒有一點夾生的。而且從來也沒噴過水，偷過花，他是憑手藝憑信用拿人。以前是他和徒弟寶寶兩個人彈，如今留下了一個人，所以更加忙了。地下堆滿了各家送來的棉花包，炕上擺開了彈花的陣勢。整天一手拿着彈花弓，一手握着彈花錘，站在炕沿前工作。棉花的細毛滿空中飛舞；彈花弓『蹦蹦——噹，蹦蹦——噹』響着。

小娥自合作社安起彈花機以後，經常往前院裏跑。寶寶從太原給她捎回好幾樣東西來：一個紅紅的化學梳子，一個圓圓的小鏡子，還有一本藍色的硬皮日記本。寶寶從太原回來的那天晚上，就悄悄地把這些東西給了小娥。這以後，小娥每天總要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偷偷看三五遍，心裏經常是熱乎乎的，說不來是怎股勁，有事沒事總想跑到寶寶彈花的房裏去，就是爬在窗口上看看，心裏也覺得痛快。

寶寶整天坐在彈花機旁，兩腳不停地踏，兩手不停地往機器裏添生花。

小娥也只管站在旁邊看，有時也幫他捲捲彈好的花捲，遞遞沒彈的生花。兩個人雖然不講什麼話，四隻眼却不住地傳來傳去。

小娥每次從前院裏回來，總要告宋師傅說：『爹，人家那機器彈得快極了！工錢算起來才有咱們的一半！』『爹，你也學一學機器吧，聽說合作社還要買一架哩！』宋師傅聽到這些話，總是說道：『咱是憑手藝拿人，不走那些斜門！』並且常對小娥說：『你也幫我把這些花收拾收拾，不要光往前院跑！』小娥也只好幫爹收拾棉花，但心却安不下來，不由得就想到前院去看看。

宋師傅以往彈花都是彈兩遍，如今彈成三遍了，彈得更勻更細，彈花錘用力地敲，弓上的弦也跳得更高更快了。經常累得滿頭大汗，但他也咬着牙不休息，每天夜裏還要點着燈彈一陣。他要憑手藝贏人。聽到前院彈花機的聲音，就更鼓起了他的勇氣。心裏常想：『俺彈花彈了半輩子了，難道還能敗到徒弟手裏去！』

但是不管宋師傅怎樣努力，沒出十天工夫，生意却比以前大大減少了。開始是以前約定下要宋師傅彈花的人家不把棉花送來了；後來有些人家把送

來沒彈的棉花也取走了。但他們不好意思說要往合作社送，更不好意思說宋師傅彈得慢工錢高，只是藉口說彈好一下也賣不了，等明年再彈吧。這樣，宋師傅地下堆積如山的棉花包，一天比一天減少。最後只留下二蛋娘的一包花。但第二天二蛋娘把這包花也取走了，二蛋娘來取花時候，也是說今年不彈了。可是宋師傅留了一下意，他親眼看着二蛋娘把那包花捎到前院合作社去了。這下，宋師傅才完全明白了，他才知道他的生意完全被合作社奪去了。

這時，恰好小娥從前院回來，沾着滿身棉花毛，一進門又說機器彈花怎好怎快。宋師傅正一肚子氣沒處出，便對着小娥罵道：『十八大九的閨女了，整天亂跑甚？自己家的事不管，給人家幫閒打雜！你再往合作社跑，小心老子抽了你的筋！』隨後又發現了小娥有梳子鏡子，更生氣了，其實，這些東西前幾天宋師傅也見過，他知道是寶寶給買的，也沒說什麼；今天看到這些東西却特別刺眼，罵得更兇了：『把那些不要臉的東西趁早扔了！你再敢和那個沒良心的鬼在一塊混，不要叫我爹！』

小娥從來也沒聽過爹的一句重話，今天受了這樣大的委屈，不由得哭了。

起來。宋師傅又罵道：『俺還沒死！等俺死了你再哭！』

這天，宋師傅整整一天連門也沒出，鑽在家裏生悶氣。把彈花弓彈花錘也掛在牆上了，又是罵小娥，又是摔烟袋。晚間，獨自喝了二兩悶酒，蹲在炕頭上亂罵人：『好你個忘恩負義的張寶寶，老子把手藝都傳給你，如今誠心拆我的台！』隨後又罵張老大平白無故買回架倒運機器來；罵村裏人看不起他的手藝……甚至抱怨打下太原城。他覺得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！為了打太原城，服軍勤，出公糧，甚差事也沒使過奸耍過懶，並且為了修築攻太原的地道，他還自動捐過兩塊門板。一心一意盼消滅閻匪軍過太平日月。誰知道太原城打下了，別的好處沒見過，却買回那樣架倒運機器來，把自己的飯碗也砸了……宋師傅亂罵了一陣，忽然從牆上摘下那張彈花弓，抱着弓大哭了，哭得十分傷心。

三

宋師傅的傷心，不單單是為合作社撐了他的行。更重要的是另外的一些原因：

一九四〇年新政權建立以後，提倡自力更生，發展紡織，發展種棉。張家莊雖然有那麼一塊大好平地，但過去從來沒種過棉花。當時政府發放了種棉貸款，借給棉籽，左動員右說服，結果還是沒人種。有的是不會作務，有的是怕比種莊稼吃虧，那時人們到處都議論紛紛，和最近買來彈花機所引起的騷動一樣。後來幸虧有個宋師傅，才打開這個僵局。

宋師傅老家是河南，家鄉遭了災荒，老婆病餓死了，看看沒法生活，便帶着女兒逃來張家莊。政府對難民很關心，借給他口糧，給他調劑了土地，便在張家莊安了家。

宋師傅從小就會種棉花，當時聽說政府號召種棉，他就自動向村裏人講種棉的好處，如何作務，如何利大。但不管他怎樣說得好，村裏人還是不相信，都說：『明年再看吧！』

這一年只有宋師傅租了二畝平地，種了棉花。當秋天到來的時候，宋師傅家地裏開滿了雪白的棉花，這把全村人又轟動了，每天有一羣一夥男女跑來看稀奇。……這年宋師傅二畝棉花收了一百八十斤，按市價算起來，比種莊稼利大三倍。